

D O N G B I W U



董必武

胡三香 著
沛 熹



长江文艺出版社
CHANGJIANG
WENYI
CHUBANSHE



胡三香 沛 熹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董必武

5

742673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董必武/胡三香 沛 熹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6

ISBN 7-5354-2807-X

I. 董…

II. ①胡…②沛…

III. 董必武(1886—1975) - 生平事迹

IV.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5481 号

责任编辑:胡敦煊 责任校对:黄黎丽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市明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25 插页:4

版次: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6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4.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董必武青年时代。



1935年10月董必武长征到达陕北。



1927年董必武回红安考察农民运动。

04172/51



1945年6月26日，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委员合影。二排左起第二人为董必武。



1947年3月7日，董必武由南京撤回延安时，和周恩来、朱德在延安机场合影。



董必武在开国大典上。



《董必武》剧照 DONGBIWU



青年董必武(于洋 饰)刻苦阅读革命书籍。



董必武剪辫立志投身辛亥武昌首义。右为董妻黄俊贞(冯喆 饰)。



董必武在江西中央苏区同毛主席(吴兰辉 饰)研究案情。

董必武：《九十初度》

九十光阴瞬息过，
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
一代新规要渐磨。

——题记

第 一 章

天风急，风筝起；
天风高，风筝飘。
桃花时节放风筝，
人与风筝共阳春……

清末光绪十七年（即公元一八九〇年）的三月，位于大别山南麓的黄安县草长莺飞，春风和煦，儿歌唱响，正是人们外出踏青放风筝的大好时节。而这一年三月，对于居住在黄安县城关镇南街的大井坎董家来说，更是值得庆幸的日子。因为三月的初九这一天，在广善庵蒙馆代三哥董基文教馆的董家四先生董基明发现了一个将来能为董家博取功名，光宗耀祖的可造之才。

广善庵蒙馆坐落在黄安县城的东街。此刻二十几个蒙童挺胸立腰坐在馆堂上，跟着身穿灰布长衫手里拿着戒尺在堂内座位间走动的塾师——四先生董基明一句句地念诵《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外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

“这一段《千字文》你们回去要读熟，明天上学背给我听。”董四先生步回讲台前说道，接着又点出了一个蒙童的名字：“吴兰垓！”

一个六七岁长着圆圆光头的蒙童应声站了起来。

“你把董三先生教的《三字经》给大家背一遍。”董四先生说道。

吴兰垓双手背后大着嗓门背诵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昔孟母……”

吴兰垓背到这里记不起下面的句子，一个“昔孟母”在嘴里打了好几个翻滚还是背不下去。

“昔孟母，择邻处。”这时，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董四先生此刻正背着双手在讲台前来回走动，忽然听见有人给吴兰垓提词，十分生气，他蓦地立住脚步转过身来寻找。然而课堂二十几个蒙童神情自然挺腰立背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毫无异态。董四先生看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只好又背转身去走动起来。

吴兰垓经人提醒，接着背诵：“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教不严，师，师……”

这时，提词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师之惰。”

吴兰垓一听马上接诵道：“师之惰。子不学……”

“停。”董四先生用严厉的目光扫视了一遍全堂的塾蒙，厉声斥问：“是谁在那里乱说话？嗯！”

蒙童们面面相觑，默不答言。

董四先生见无人承认，很不高兴，大声训斥道：“你们都给我听着，谁要是再自作聪明乱说话，我就罚他放学不准回家吃饭，还要打二十下手心板子。吴兰垓，从‘子不学’开始，接着背。”

董四先生说完再没有背转身去走动，而是站在讲台上直面蒙童盯着。

吴兰垓继续背诵：“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香……”

提词的声音第三次响了起来：“香九龄。”

董四先生这次听准了发出声音的地方，他快步走到左侧窗前用力推开格窗窗门。然而，窗外只有一个蓄着粪耙头的孩童独自蹲在格窗下玩着石子，他是董家三先生刚满五岁的儿子董贤琮。董贤琮就是幼年的董必武，因为大井坎董家族谱序列是“士、为、其、基、贤、良、绍、德”八个字，董必武出生后父母按辈数谱序给他取名“贤琮”。董四先生根本不相信刚才给课堂上背书蒙童提词的是这个刚刚才满五岁的侄儿，于是又把头伸出窗外往两边看了看，在确定窗子两边确实没有其他人以后，董四先生才低头对着孩子轻轻唤道：“贤琮！”

董必武听见四叔叫他，抬起头瞪着一双稚眼直愣愣地仰望着。

“贤琮，刚才是你在念书？”董四先生问道。

董必武手里攥着石子站起身来瞪眼仰看着四叔没有说话，目光怯怯地点了点头。

“你会背《三字经》？”董四先生又问一句。

董必武又是点头。

“你，全篇都会背？”董四先生再问。

董必武还是点头。

“那好，你从‘香九龄’开始背给四叔听。”

董必武想也不想张口就背，开始声音不大，后来背顺了嘴声音渐渐大了起来：“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

“停停。”董四先生对董必武说道：“贤琮，你再从‘蚕吐丝’开始给我背。”

董必武仍然不想，张口诵道：“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人遗子，金满赢。我教子，唯一经。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嗯，好，好！”董四先生高兴得连连点头，又问：“贤琮，这《三字经》是你爹教你背的？”

董必武摇头。

“你爹没教？”董四先生诧异，问道：“那你是怎么会背的呢？”

董必武童音脆脆地答道：“是我听会的。”

“你听会的？”四叔不信，又问：“那你告诉四叔，还听没听过别的书呢？”

董必武瞪大眼睛，毫不迟疑地答道：“听会了。”

董四先生嗯了一声，说：“好，你再背一段《三字经》以外的书给四叔听听。”

董必武用上牙咬着下嘴唇想了想，诵念起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外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

“这段《千字文》是我刚才教的，你小小年纪竟然能过耳不忘！”董四先生着实惊讶了，他伸出双手一下把董必武从窗外抱进课堂，让他站在窗边的一张课桌上，问道：“贤琮，你说，还会什么书？”

“我还会背对子。”董必武颇有些自得地看着四叔说。

“好，四叔出题你来对。”董四先生一听，随口念出了《训蒙骈句》开篇第一句：“天转北。”

董必武马上应接道：“日升东。”

“东风淡淡。”

“晓日蒙蒙。”

“野桥霜正滑。”

“江路雪初融。”

“孟轲成儒，早藉三迁慈母力。”

“曾参得道，终由一贯圣人功……”

董四先生不等董必武把“功”念完，喜不自禁地双手把董必武举过头骑马式坐到自己的肩上，对课堂上的蒙童们说了一句“你们自己背课文”，驮起董必武大步往课堂门外跑了出去……

四先生董基明兴高采烈地肩驮着侄儿董必武在东街的青石板上快步颠颠往前奔跑，嘴里喜不自禁地喃喃叨念着“董家要出大才了，董家要出大才了”，惹得街上的行人都奇怪地驻足观看。

董基明的高兴和欣喜是有理由的。

董家原籍麻城，世代耕种于田，清初董家一支迁居黄安城外的石家塆，到了董必武前六世祖董之模才进了黄安县城内。董家进城后，几代都居住在城关镇南街的一座宅子里，因为住宅前有一口高坎水井，故而人们称之为“大井坎董家”。董家人生性纯良，克勤克俭，供送子弟入馆读书，只可惜连着几代都无人能博取功名。曾祖父董为霖有鉴于此，曾一度灰心仕途，改为经商，在武家畈开了一处酱园。但因世道艰难，资金拮据，生意越做越差，不久关门收业。祖父董其元教书授馆，生有子女九人。董家没有土地，祖父在时靠教书授馆所得养活全家。祖父去世后，全家三十几口的生计靠董必武的父亲老三董基文、老四董基明教书授馆和老大董基潜、老二董基哲为县府造户口田亩粮赋书册，还有老五董基聪和老七董基智买谷碾米出售以及妇女纺线织布的收入来维持。由于收入少人口多，全家人每天只能吃两餐稀粥。然而在封建旧中国，读书人的出路就是考科举博功名，仕途做官，光宗耀祖。董家子弟虽然生活清贫，但心里一刻也不敢淡忘祖上定立的“诗书继世，朴诚传家”的家训，老三董基文（号采臣）

老四董基明（号素怀）都曾参加过府试，也都考取秀才取得了生员资格，甚至董基明还是取得的秀才中最高一级的廪膳生员（即可以从官府府库中领取膳食）的资格，但又都因全家人的生计一年到头忙于教馆而从此再没有进过科场。董家的人很希望自己的后代子孙能够科场进取，博得更大功名，荣耀董家门庭。而今天，董家真的出了个会读书的可造之才，董家世代的心愿有了指望，你叫四先生董基明怎么能不高兴呢？当天晚上，大伯董基潜、父亲董基文和四叔董基明带着董必武到董家老屋西边供奉祖宗牌位的祭堂内焚香磕头，叩拜祖宗。第二天，董必武正式上了蒙馆，从此跟着父亲随馆就读。

然而，这时的中国灾难重重，水深火热。自从英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清王朝国门，五十多年内清政府被迫与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就有二十一个之多，赔款白银总计七亿一千四百万两，割让香港、九龙、台湾、辽东半岛以及东北和新疆的一百五十三万平方公里土地。再加上各种“租借法案”和“优惠”特权，中国至此国已不国，民众水火。读书人也随着国家内忧外患而饱经坎坷。董必武一生亲历五朝敝政，第一朝就是满清王朝。然而，使董必武看到大清国真正面目，是光绪二十四年黄安地区因灾荒爆发的大规模抢米风潮。这一年，董必武刚刚十三岁。

那一天也是三月初九，董必武正跟着父亲在距离黄安县城五十里的董傅家湾随馆就读。一阵阵急骤的铜锣声和伴随的嘈杂喧器的人声，使正在教馆里上课的学生们纷纷跑出了教馆，董父无奈，只好追了出去。

董必武也跟着父亲走出了塾馆大门，站在门前的青石阶上往四面看了看，只见不远的高坡上，一个扎着头帕的壮汉提着一柄铜锣挥槌使劲敲打，远远近近的大小道路和田埂上，乡民们肩挑

箩筐手提布袋成群结队地快步往乡里的地主大户家奔去。董必武看着满脸惊诧，不知究竟。

“快去看，巫知县贴出了劝赈柴米歌！”

正在此刻，一群从塾馆门前走过的人群吵嚷着朝不远的一面墙拥去。

董必武跟着父亲也挤到了墙壁前，墙壁上贴着一张巫知县亲笔书写的《劝大户柴谷歌》：“老天大旱，田地干枯；庄稼无收，百姓饥苦。作歌劝粮，告求大户；救灾济民，恩如神佛。适时开仓，柴米借谷；大仁大德，为民造福。柴者不欺，借者不负；来年奉还，本县做主……”

董必武轻声念着《劝大户柴谷歌》，心里对巫知县油然而生出敬慕之情。

董父仔细辨看了墙上张贴的《劝大户柴谷歌》，禁不住夸赞起来：“巫知县如此体恤民情，写歌劝柴，真是个好官啦！”转对站在身旁的董必武道，“贤琮，你要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考取功名，做个像巫知县这样的好官。”

“站住！老不死的东西，吃了豹子胆，你也敢来抢我家粮仓！”

就在这时，一声喝吼在董父和董必武的身后响起。董父和董必武闻声回头，只见头戴瓜皮帽的董傅家湾族长傅百年拿着手杖在家丁带领下叫喊着追赶一个因脚不方便落在后面背着粮袋的老婆婆。

老婆婆哀告说：“傅老爷，我家已经断粮好多天了……”

“你家断粮关我屁事！”傅百年一脸厉色截住老婆婆的话头，转对家丁说：“快，把粮食给我抢回来。”

“老爷，”老婆婆双手护住粮袋不让家丁夺走，央求地说：“可怜可怜我那生病的小孙子吧，媳妇已经饿死了，再没有吃的小孙子也要饿死……”

“饿死活该。”傅百年打断老婆婆话头，催促家丁说：“快，给我抢，抢！”

家丁用力把老婆婆推倒在地上，抢夺粮袋。老婆婆拼命抱着粮袋哭嚷着硬是不放手，傅百年见老婆婆抱住粮袋不放，恶骂一声“老东西找死”，抢步上前举起手杖欲向老婆婆头上打去。

“不许打人！”董必武一见，挺身站到了老婆婆的前面大声制止。

傅百年见是一个孩子站出来说话，鼻腔里哼了哼道：“对聚众抢粮的土匪，我不但要打，还要抓起来送官！”

“她不是土匪。”董必武看着傅百年如此横行作恶，心里早已愤愤不平，说：“他们是遵照知县巫大人旨意，向大户祟谷借米的乡民……”

“瞎说！”傅百年不待董必武把话讲完，瞪眼说道：“知县大人保护的是我这样的地主大户，怎么会叫我开仓呢？黄口小儿，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没胡说，巫知县的《劝大户祟谷歌》就贴在这里，不信你自己看。”董必武说着抬手往贴着《劝大户祟谷歌》的墙壁指了指。

这时，打锣的壮汉和一些乡民们围了上来。

傅百年走到张贴《劝大户祟谷歌》的墙前看着，咬牙鼓腮，一言不发。

“傅老爷要是不识字，我念给您听听。”董必武见傅百年不语，大声诵读起来，“老天大旱，田地干枯；庄稼无收，百姓饥苦。作歌劝粮，告求大户；救灾济民，恩同神佛。适时开仓，祟米借谷；大仁大德，为民造福。祟者不欺，借者不负；来年奉还，本县做主……”

“住口！”傅百年喝止董必武，说道：“粮食是我傅家的，我说不祟就不祟，关他巫国玉的屁事！”说着气恼地一把扯下《劝

大户柴谷歌》，用力撕碎，“一个臭皮匠出身的芝麻官，竟敢教唆刁民，砸仓抢粮，我，我要到黄州府去告他。管叫他姓巫的罢职丢官，没有好下场！”用手杖胡乱指点围观的人群，“我，我也要告你们，你们，”指点到董必武，“还有你！”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官以民为本。”董必武不以傅百年恫吓为惧，继续说道：“巫知县身为一方父母官，大灾之年应顺天道，作歌劝谏，职责所在。而傅家大户，拒不听劝，相反囤积居奇，待价谋利，为富不仁。圣人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像傅老爷这样视桑梓乡亲饥饿生死为草芥的大户，乡民们就是强行打开粮仓也在情理之中，无可指责。”

董必武的一番话说得打锣的壮汉和乡民们叫起好来。

“你，你……”傅百年恼羞成怒，指着董必武嘴唇哆嗦说不出话来。

“傅老爷傅老爷，”董父慌忙上前连连拱手作揖，道，“小儿年幼无知，言语冲撞，望大人不记小人过，基文在这里给傅老爷赔礼！”

傅百年突然用力推开董父，吼叫一声“我打死你个小东西”，举起手杖劈向董必武。董必武闪身躲过傅百年打来的手杖。傅百年更加恼怒，又举起手杖追着劈打董必武。董父惊愕，大声哀求傅百年。傅百年不听，对董必武紧追不舍。

正在此危急时刻，打锣的壮汉抢步上前挡在傅百年的面前，一把抓住傅百年的手，说：“傅老爷，众怒难犯，您别把人逼急了，逼急了对傅老爷全家可没好处！”

傅百年看着打锣壮汉一双冒火的眼睛，又看了看四周攥拳擦掌的饥民，胆怯地放下手杖，说：“好，算你们狠！”对家丁道：“我们走！”走几步又驻步转身，对董父说道：“董先生，我这董傅家湾的庙太小，不敢再留你父子。从今天起，请另谋高就吧！”

董家父子被傅百年“辞”出了董傅家湾的塾馆，幸好这时县